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六十　　　　列傳一百十一

孫燧 子堪 墀　許逵 子瑒 瑒子卿　黃宏 馬思聰 周憲

宋以方 萬木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為刑部主事再遷郎中正德時歷河南右布政使當是時寧王宸濠有逆謀結幸臣錢寧中官張雄輩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群吏賂遺之使為己用副使胡世寧暴其狀遂得罪惡巡撫王哲不附己則毒之乞歸踰年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惴惴以得去為幸代傑者為任漢代漢者俞諫皆歲餘罷歸朝

議欲得才節大臣往鎮燧在河南有聲以故共推用
燧十年十月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燧聞命嘆曰
是授我艱也當死生以之乃遣家累還鄉止携二僮
入南昌南昌人洶洶謂宸濠旦暮且為天子諸附黨
及羣盜依倚者相助為聲勢燧左右亦多為宸濠耳
目刺燧言動輒馳告而燧防察甚密即左右不得窺
時時為宸濠陳說大義冀其警悟卒不悛陰察副使
許逵忠勇可屬大事多與之謀又鑒胡世寧事恐坐
罪不測未敢訟言於朝托禦他寇曲為備先城進賢
次城南康瑞州惠建昌縣多盜割其地別置安義縣

以漸拜之而請復饒撫二州兵備撫州既不得復則請勅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峰青山諸窯地險人悍則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因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瞷燧意圖己使人與吏部尚書陸完及諸幸臣令去燧而遺燧棗梨二物以示意燧笑而却之達勸燧先發後聞燧曰奈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四等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達密謀捕之

三賊遁沙井燧自江外掩捕是夜大風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間不可得於是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為宸濠邏者所獲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燧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許日益憂懼數月鬚髮盡白明年宸濠脅鎮巡官奏其孝行燧與巡按御史林潮見時勢叵測冀藉是少緩其謀乃共奏於朝朝議方降旨責燧等御史蕭淮盡發其不軌狀詔遣重臣宣諭宸濠聞之遂決計反六月乙亥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明日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為李廣所誤抱養民間子我祖

宗不血食者十四年矣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果有詔請出示之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汝速死耶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為逆哉宸濠怒叱燧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起入内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燧諸司股栗不知所出逵獨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遂并縛逵二人且被縛且罵不絶口賊擊燧折左臂與逵同曳出逵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已至惠民門外同遇害於是巡按御史王金布政使梁宸以下咸稽首呼萬

歲宸濠遂發兵偽署三賊為將軍首遣婁伯徇地進賢為知縣劉源清所斬又遣人招黨賊賊畏守吏不得發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挺比伍文定起義兵設兩人木主於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遂引軍與王守仁共平賊諸遁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人於是益思燧功燧生有異質負義挺然不撓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人屍屍猶未變常有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明年守臣上其事於朝未報世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與逵並祠祀南昌賜祠名旌忠各廕

一子世錦衣百户尋供進千户燧子堪聞父訃慟哭
挾刃率兩弟墀陞赴之會宸濠已禽乃扶柩歸兄弟
廬墓蔬食三年有芝一莖九葩者數本產墓上服除
以父死難更墨衰三年世稱三孝子堪字志健爲諸
生能文有膂力善騎射既官錦衣中武會試第一擢
署指揮同知善用強弩爲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
邊歷都督僉事事母楊氏至孝母年九十餘歿於京
師堪年亦七十護喪歸在道以毀卒贈都督同知巡
按御史趙炳然上堪孝行得旌堪子鈺亦舉武會試
官都督同知鈺子如津都督僉事墀字仲泉文學通

聽以選貢生歷尚寶丞供事內閣理誥勅官至尚寶卿居母喪以毀聞陞官尚書自有傳孫氏世有顯人墀孫如游大學士如游孫嘉績僉事陞子鑨鑛皆尚書鋌侍郎鑅太僕卿鑨子如法主事如洵參政並以文章行誼世其家世以此推餘姚孫氏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沉靜有謀畧授樂陵知縣六年春流賊劉七齊彥名焚屠城邑殺長吏諸州縣率閉門自守甚者乞賊毋攻城遺之芻粟弓馬或棄城遁達之官慨然為戰守計縣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使民於屋外

築墻高過其簷開竇如圭許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餘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令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走斬獲無遺後數來犯數却之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是時知縣能抗賊者益都則牛鸞郟城則唐龍汶上則左經濬則陳滯然所當賊少而逵累禦大賊有功遂與鸞俱超擢兵備僉事逵駐武定州轄旁近諸州縣至則城圮溝平不格牛馬逵先事築鑿設樓櫓置巡卒明年五月賊楊寡婦以千騎犯濉縣指揮喬剛禦之

賊少却逵追敗之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於滄州先後俘斬二百七十餘人未幾賊別部錢鸞以百騎掠德平逵追擊盡殲之威名大著十二年遷江西副使時宸濠暴橫甚逵每繫其黨繩以法嘗言於孫燧曰寧王敢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黨孤不然後難圖也燧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及宸濠反縛燧逵爭之宸濠素忌逵問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逵耶逵罵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汝反賊萬段磔汝汝

悔何及遂并縛逵曳出賊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卒不可得遂死年三十六初逵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語人曰寧邸必反汝登其為文山乎逵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即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得死所矣世宗即位贈左副都御史既廕一子世錦衣千戶又錄山東平賊功復廕一子百戶嘉靖九年詔謂逵死事尤烈而燧未愜物論將罷燧祀專祀逵廷議請改贈逵禮部尚書進廕指揮僉事易主居燧左久之復如初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塟父

日啖號泣六年而後就蓐人或詰之瑒曰吾父死而瑒乃因之得官痛哭不能仰視瑒與燧諸子皆以孝稱於時瑒子鄧事親孝隆慶中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有試官與瑒婚姻慕鄧才欲物色之鄧曰若此何以見先忠節地下許氏子孫不如孫氏貴顯然亦能傳其家當宸濠初發難殺孫許盡劫諸司下獄奪其印 參議黄宏主事馬思聰並抗節死其死事稍後者復有宋以方

黄宏字德裕鄞人著籍孝陵衛舉弘治十五年進士知萬安縣民好訟訟輒禱於神宏毀其祠曰有令在

何待也訟者至輒片言折之用才調泰和入爲戶部主事歷江西左參議攝湖西嶺北二道王守仁討橫水桶岡賊宏主餉以功加俸一等賊閩念四既降復恃宸濠勢剽掠九江上下宏發兵捕之賊走匿宸濠祖墓中盡得其輜重以歸宸濠逆節益露士大夫以爲憂宏正色曰國家不幸有此我輩守土有死而已民有恃大義不從宸濠黨者宏再陰左右之及宸濠反被執宏憤怒以手梏向柱蹙項是夕卒賊義而棺斂之子紹文奔赴求得其棺以僞命冶斂非父志亟易之扶歸焉思聰字懋聞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爲

象山知縣後二十六渠溉田萬頃改知平鄉治戰守具備盜盜不敢犯遷南京戶部主事督糧江西駐安仁值宸濠生日或勸弗往思聰曰吾往欲覘之疾報天子耳及被執繫獄思聰不屈絕食六日死世宗立贈宏太常少卿思聰光祿少卿並配饗旌忠祠嘉靖二年江西巡撫盛應期言前副使周憲討賊遇害宜如宏思聰例祀之旌忠祠而御史鄧顯麒謂宏思聰死節非真不當祀俱下禮官議遂奪二人贈官并罷配祀而祔憲忠烈祠明年給事中毛玉勘江西逆黨請表章宏思聰及承奉周儀又六年宏子紹武訴於

朝下所司核實巡按御史穆相列上二人死節狀甚
悉禮部尚書李時等請復贈官配祀帝難之下廷臣
博議無異言乃報許憲安陸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刑
部主事進員外郎十七年坐事下詔獄謫兗州通判
正德初復故官歷江西副使華林馬腦賊方熾憲承
總督陳金檄督兵進勦禽廬山左湖盆塘賊數百人
移軍奉新討禽賊首胡雪二平馬腦砦華林賊懼分
立仙女砦拒守憲進兵克之賊又立砦雞公嶺復爲憲
所拔先後斬獲千計於是進逼華林遏其奔軼賊窘
遣諜者詭言饑困狀憲信之移檄會師夾擊他將多

觀望憲攻白北門三戰賊稍却與子幹先登逼之賊
下木石如雨軍潰憲中槍幹前救之力戰墮崖死憲
創重被執罵不絶口為賊支解事聞贈按察使予祭
葬諡節愍廕子錦衣世百户旌幹門曰孝烈八年從
給事中李鐸言命有司歲給其家米二石帛二疋
宋以方字義卿猜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除户部主
事歷郎中數権關稅理倉儲督逋賦並以清勤聞正
德十年出為瑞州知府時華林大盜甫平瘡痍未復
以方悉心撫字吏民愛之會是時宸濠謀逆有萌而
瑞故無城郭以方築城繕守具募兵三千日夕訓練

宸濠深忌之有徵索又堅拒不應以是積忤廹鎮守劾之繫南昌獄其明日宸濠反破獄出以方脅之降不可乃械置舟中載與俱行至安慶兵敗問地何名舟子言黃石磯江西人語則王失機也宸濠以爲不祥遂出以方斬之祭江後賊平其子崇學行求遺骸不得乃斂衣冠歸葬之嘉靖六年有爲宸濠駕舟者目覩以方之死爲人言之巡撫副都御史陳洪謨上其事詔贈光祿卿廕一子立嘉忠祠瑞州以祀之方宸濠之流毒江西也所在惡少年多入其黨其抗賊者卒遇害前後不可勝紀其可知者萬木鄭山供新

建人宸濠遣閹校四出籍民田廬收縛豪強不附者以去木與山集鄉人結砦自固賊黨謝重一馳馬入村執之積菁張睢陽廟壇前縛重一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出飲江上為盜亥十一所逼趣見宸濠烙而推之皆罵賊死趙楠南昌諸生也兄模嘗捐粟佐賑宸濠夜捕模索金楠代模往脅以威不屈被掠死同邑辜增見迫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廣源皆被掠不屈死葉景恩者以俠聞族居吳城宸濠將作難捕景恩脅降之不從死獄中濠兵過吳城其弟景光以

三百人邀擊賊分兵焚叔景允家其族景集景修等四十九人皆死而護衛校尉楊宣洩宸濠叛謀於京師使人往捕托投江免又有閻順者為寧府典寶副宸濠將反順與典膳正陳宣內使劉良微言不可為典寶正涂欽所譖三人懼誅潛詣京師上變羣小庇宸濠反下之詔獄搒掠備至宸濠聞三人赴帝慮事泄誣奏其罪且賕羣小必殺之會三人已各決杖五十遣戍孝陵乃免世宗立復官

論曰世傳燧與胡世寧王守仁同舉浙江鄉試宸濠之變三人者實始終其事抑已奈矣論者或咎燧聽

賊廹脅爲奏孝行且其赴死猶未云英烈嗚呼以燧之經營設備志豈嘗須曳忘討賊耶不幸以身殉難從容就義曾何減於遶世以二人方之廵遠誠不爲過矣宏思聰以方俱之死靡悔憲亦爲國捐生正氣所存並得廟祀不朽又何疑哉

明史卷二百六十一

李濚
郭緒
姜昂 子龍
馮琨 父鉞 子夔龍
吳昂 晏鳴 雷鳴
李滄 董漣 張大綸

周津
張欽
瞿俊 吳傑
王數
楊子器 狄雲漢
鄒賢 凌瀚
黃傅 應璋

列傳一百十二

陳振
董朴 子士毅
張舉
祝萃
秦文 弟禮武 禮子鳴春
李源
徐珪

李濚字宗禹祥符人蚤孤力學倜儻有大節舉成化十七年進士久之授南京户科給事中弘治元年六

月朔日食濚上疏請飭躬修政帝嘉納之都下高貲富人當供雜調者率自託貴勢家而宮中百需特倚辦下戶濚令所司覈實均其征民稱便守備太監錢能爲奸利暴横都城濚劾奏其罪又論刑人不宜干紀與政用事者怒伺有盜取土孝陵墻中者濚廉得其主名以聞因指以爲誣罔非所宜言謫肥鄉丞肥鄉小縣去京師差近朝貴往來時有所發取有司不能拒濚至一切裁之莫敢安干凡臺諫謫遷多簡傲不治事濚獨盡心吏職推情與下民大信愛母喪歸年五十餘遂絶意仕進家居杜門脱粟不繼晏如也

巡撫都御史孫需陶琰先後列薦於朝使知府即家
勸駕終不出署所居曰石菴以見志中貴廖堂鎮河
南蔑視士大夫獨心敬濚間為具召之時賓客滿座
待濚舉酒濚不得已往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堂
慫顧左右曰李公老人不勝桮杓矣少頃起拭目理
鬚長揖竟去

周津字文濟慈谿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憲宗
崩捧哀詔南行至蘇州巡按御史擁蓋來迓津命撤
之御史愧服北魁臨邊假貢獻以覘虛實廷議推津
往諭之魁見津風神皎然詞義整厲咸羅拜去遷南

京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椎務中貴覬乾没百計啗之不能得守備中官蔣琮氣凌百僚求見津不可一日治具佛寺屬其僚邀之津及門始知遽策馬去還九江知府會瑞州盜起巡按御史奏調津九江民赴闕留不得攀轅哭送者盈道既至瑞奏蠲逋賦與民休息上書都御史林俊請放漢世聽盜自相斬捕除其罪俊從之未幾賊首王武果擒其黨劉洪等以獻有訛言賊將劫府獄者士民爭逃竄津與通判甘文紹堅守不去文紹之僕因殺死囚四十餘人有銜津者指以為罪繫津獄二載津自以身為正官絶不委罪文

紹郡民趨登聞鼓訟冤始復官值劉瑾亂政罰米者再泮酷貧民爲代輸累遷雲南按察使鎮守中官崔安隸人嘗捶人至死捕正其罪黔國公沐崑家人有犯治之無少貸崑亦重律有所追捕立遣之無後期遷右布正使滇池溢爲患律謂必鑿漢厰諸墩始保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而治之復開子河以殺其勢遂爲永利遷廣東左布政使以憂歸卒

陳椳字時起鄞人成化十七年進士由吳縣知縣擢河南道御史出理馬政按江西山東並著丰采遷福建副使親喪除赴京師時補官者皆贄謁劉瑾椳竟

不往瑾衙之以故官改雲南邊色方猖亂振親冒矢石決策平之稍遷陝西苑馬卿患風疾乞歸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振為人遜言危行以矩度自防毫芯無所假忮且嫉者不能投其釁入仕三十年室廬蕭然粗糲僅給足不踰戶閾口不及時事姻親舊故鮮接其面後家益貧子孫相繼早殁振卧病一榻終不干人人亦無周恤之者竟餓而死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出使楚府却其饋授戶部主事督餉二十萬於陝西給軍主者以羨告悉還之歷遷雲南參議過家置妻子獨行緒慧

氣壯偉臨事不避初孟密宣撫司之設也實割木邦
宣慰司地既而孟密思摸復於界外侵木邦地二十
七所委諭之還不聽乃調孟養宣撫司思祿兵脅之
思摸始還所侵地然亦殺孟養兵思祿讐之發兵越
金沙江奪木邦故割屬孟密地十有三所兩酋搆怨
不已巡撫陳金承詔遣緒與副使曹玉往諭之旬餘
抵金齒參將盧和先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而令遣官
馳驛往諭皆留不報和懼還軍至干崖遇緒語故戒
勿進緒不可玉以疾辭緒遂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
南甸峻險不可騎乃斬棘徒步引繩以登又旬日至

一大澤土官以象輿來緒秉之往行毒霧中泥沙踸踔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詣羨次手自爲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相顧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夜渡江持長槊勁弩環之數重從行者懼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思祿旣得檄見譬曉禍福甚備又聞至者纔數人乃遣酋長來聽令且致饋緒却之出勅諭宣示思祿亦繼至緒先叙其勞次白其冤狀然後責以叛諸酋聞咸俛伏呼萬歲請歸侵地緒語前所留使人乃盡出而歸之和及玉閑報馳至則已歸地納

歎矣時弘治十四年五月也越三年擢緒四川督儲叅政武宗即位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明年致仕歸

張欽字敬之南昌人弘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授岳州訓導正席講難士爭趨之學舍至不能容擢清遠知縣剔蠹弊絕饋遺廚傳不餙賓至無饋之而已上官所遣胥徒過他縣張甚獨入清遠界無敢肆威者供億十八時盜起程鄉都御史林廷選奏調欽往欽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固聞欽名不敢逼欽開諭禍福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首鍾萬璉傳時玉饗欽盛陳兵衛出所畧珍玩侑千金為壽欽取珍

玩碎之魔其金曰若等方當業農業願懷寶以買罪耶金可以買牛貿田器為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歛笑指諸兵衛目其黠曰陳此何為衆伏拜曰願如公教棄刃狼籍呼聲喧山谷為留一月夷堡驗偉籍其丁壯散遣老幼婦女四千人條畫使耕田築室號曰新民廷選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張令一符遷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衆身奉職過事好強諍權貴或厭之遂致仕歸界鏊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

董朴麻城人少魯記誦日不能數行鄉父謂其父曰

郎君不慧曷不令牧耶朴聞僖厲向學日益通敏登成化二十年進士嘗使過岳州聞劉大夏居憂造焉大夏留之飯麥秳蝦菜而已朴因感服終身持清節正德中累官江西參政時桃源賊起朴與參議居達等討之失利見劾下總制陳金逮治而朴已有擒斬功乃鐫一級調廣西金以朴為才復奏留之尋致仕歸家居杜門課子蕭然如寒士有巡按御史朴門人也嘗監鄉試欲拔其子先期緘書起居密寄所擬經旨朴發書火之鄰翁有為盜誣者遺捕過朴門泣訴曰公素習我善望活我朴曰然其如我不干公府何

與人泣而去已從心憐之呼之還曰汝鄉者築新室吾嘗以詩贈尚在否其人曰在曰第持此往可也其人執詩見知府瞿然曰汝非良民董公肯以言假汝耶立釋之下士發敦朴有父風由鄉舉歷蓮州知州赴官其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所知第念大人春秋高蜀多美材願為百歲後計士發曰諾既謝事歸諸子問美材安在士發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曰今所具者栢耶士發笑曰吾為爾曹擕栢子種之可也親族皆哂之宦十餘年布袍韋韡而已

姜昂字恒頫太倉人成化八年進士除襄獨知縣為

治清簡門不立呵卒獄無滯囚赴召入京路過盜盜
魁知其為昂也叱偵者曰奈何犯廉吏即舍去授御
史偕同官劾方士李孜省忤旨杖午門外以母老乞
改南京尋出為河南知府晨出吏白事畢退閽門讀
書鞭箠懸不用藩府人有犯立决遣之王有言則唯
唯曰謹謝王無及矣後以母老乞近地便養三上疏
願降府佐貳教職俟他日邊遠自效得改知寧波其
僚畏之為箴騶從厲吏相戒無敢犯日本使道出其
地橫甚見昂皆斂手市舶中貴怙勢昂裁以禮亦媿
服踰年擢福建叅政不赴仍賜終養服闋卒昂為人

方絜在官日市少肉供母而自食菜茹子弟學書不聽用官紙筆既家居鄞人朱瑄與昂為風節交以都御史至吳閩求見不應室不蔽風雨果實則啜麥粥鄉人呼為姜麥粥焉子龍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歷禮部郎中武宗南巡率同官諫罰跪五日杖幾死出為建寧同知尋遷雲南副使兵備瀾滄姚安濱故盜藪人習椎剽龍讓其酋曰爾世官縱盜寧非賄乎其酋以自解酋懼即單騎撫諭群盜悉聽命有巨盜方定者既降益貪為妻妾所詬然卒不忍負龍竟仰藥死南安州大盜聚千人御史且徵兵龍檄三日散盡

四川豐井剌馬仁雲南晒江和哥仲二酋仇殺數十年龍撫諭遂解大侯州土官猛國恃險肆暴龍禽之在滇四年番漢大治鄧川州立三正人祠祀袁州郭紳莆田林俊及龍

瞿俊字世用常熟人成化五年進士由崇仁知縣召爲御史隣縣祝獻知其貧遺百金治裝俊却不納益之俊怒欲執其吏吏乃亟馳去巡按廣東雲南所至持風紀遷廣東按察副使黎人故時出冦掠俊戒約群吏修軍政遂讋服不敢出嘗行見市幕者呼入分給諸僚有一僚倍給之問其故俊曰君庭多穢耳嘗募

至瓊州官舍從官白內有惟夜半光如匹練起庭樹上有聲俊叱之即已明旦伐樹惟遂絶以給由赴部道病還卧家廣東巡按御史王哲上言俊賢吏不宜聽其休退竟弗能起所居敝陋比舍皆漁户時相從歡飲每入郭率晨候載菱小艇歸仍附之善爲詩酒間可數百言

張舉樂城人世業農至舉始讀書徒步入都從中書楊一清遊侍立終日未嘗倦倚客居窘甚日提一油罌出市衆問請問辨難古今一清歎異之成化末舉進士授户部主事監京城草場巡象馬牛羊等房剔

抉擿蠹弊盡時會場多儲粉瑎胥妝輒取半自潤每
供張設樂以娛部官舉獨不受自攜菜菓裁度饑渴
內外憚之後監宣武門稅日往稽問門者不得私請
於尚書乞稍寬其禁尚書以語舉執不從乃泣訴司
禮司禮曰主事為誰曰張舉司禮曰是吊馬張乎汝
謹避之以舉所乘馬常終日不芻秣故也岳州缺知
府劉大夏奏以舉補之既至首罷民所不便十餘事
府前湖多魚以供官舉命歲辦鮓貢外悉付漁戶為
課家貧甚且老俸惟供養其妻子無紈綺惟助挺數
與監司爭事詞色變厲上官積不能平稍詆辱之輒

僨歎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一官下人哉即上書求去會御史行部意有所望捷主簿一人至死舉仰天大慟曰以吾忤物故乃不能庇其屬方草劾求直其事不勝僨援筆而卒發篋僅俸金數兩而已後大夏過欒城親謁其祠涕泗交下

馮琨字君美崑山人與父鉞皆舉於鄉鉞授東安教諭陞貴溪訓導爲人和而有守琨除永康教諭遷蔚州知州其民以牧馬爲耕作每戶承馬若干匹給草場若干畝而數戚貴璫有攘其地爲莊園者琨至按籍覈還之數貴璫誣奏琨逮下詔獄琨列主名幾何影

占幾何分別為孝忠言孝宗咨歎遷還其官正德初逆瑾用事復起前獄收下錦衣鍛鍊之再訊杖八十絕而復甦薊民競守圜土饋餉不絕有僧素昵於瑾語之曰馮知州惟飲薊州一杯水非民見餉立槁死耳瑾愕然復釋還薊州吏部尚書許進愛重之再遷登州知府未二載棄官歸年八十餘卒子夢龍以鄉貢歷吉州學正致仕老屋蕭然藜藿不糝學者爭聚事之人謂馮氏三世一節

王勲湯陰人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選涞水知縣勤於撫字善聽斷正德初宦官歸塋覬者詔許其徒曾

葬所過州縣供張甚具數牲醴而已劉瑾聞之怒欲加罪閩人有家於汴者屢以數燕為群瑾使人入縣署覘之婦子紡織蕭然惟衣帶掛壁乃釋之時伶人奏技御前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勲來鬼亟趨避問何故鬼為謗曰官不要錢神鬼肅然由是勲名徹內廷特賜旌獎且令吏部移檄示天下為吏式擢汾州知州尋去官躬耕食力不履城市者三十年乃卒仝府崔銑嘗語人曰王汾州之苦節不可及也同時杞人吳傑字漢甫性孤介既舉於鄉猶躬耕不輟母亡貧不能塟適流賊至居民

皆逃傑獨守母柩不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犯為壺關知縣甫四月儲倉穀二千餘石獨衣布衣飯脫粟自如有故人欲薦之傑辭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何敢辱公薦後卒無以治殮同官賻之其妻曰夫子生平不納一錢豈以死易哉竟弗受祝萃字惟貞海寧人成化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初劉槩妖言獄起言官承政府風旨爭先下石萃獨論救之七年工部侍郎徐貫治水蘇松奏萃偕行改工部既至乘小舟窮水道源委與通判張旻分蹤諸河水潴之大彌旋於白茆港發其沙面乘退潮

之勢洪大壩水衝之刷沙殆盡湖水激盪漸深廣入
海之路遂通經營相度萃力為多尋進員外郎擢上
封事不用遂告歸即家授徒從游者踵至布衣蔬食
泊然無求於世正德初起陝西提學副使有聲進廣
東左叅政輙乞歸不待報去年纔四十餘家居日事
著述以終老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早孤家貧嗜書聞海寧稅萃家
居教授負書而往請為弟子萃曰生來晚書舍盡满
惟舍旁一牛棚幸空生肯居乎昂曰可萃乃使人塗
壁昂即解衣仝揉作居之甚適晨夕諷誦不輟精勤

銳厲諸弟子皆自以為不及也華知其酷貧時周以
布果昂愈感舊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宣城知縣改
新建寧王宸濠虐焰方熾民不能堪結砦丁家山避
之藩府人大譁曰新建民反昂昌言於濠曰民豈敢
抗大王哉徇財則忘生勢極則生變此非可以威力
驅也乃親入山呼父老曲諭之皆頓首惟命事得解
歲大饑設策賑之未幾平華林盜擢南京刑部主事
累遷福建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獄成昂疑有冤
禱諸神夢一兒擾人腹初不解密察之閭里人有杜
腹子者常與其夫行賈昂曰得無是乎捕訊之遂服

要得釋又與平古田盜還山東副使遂致仕久之後
起福建叅政進右布政使以絜廉為同官所忌自度
不能諧俗後三疏請致仕父老攀轅及萬人既歸不
復從士大夫游混迹耕漁或狎之不較也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末舉進士歷知崑山高
平二縣後移常熟故沅江知縣狄雲漢者太倉人也
僦廬虞山下子器高其風即沙溪築室數楹居之民
輸賦多後期下教先輸者免耗後者遞增賦乃畢輸
蘇州諸水率由常熟白茅港入海侍郎徐貫既疏治
之已而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壅淤水患如故子器相

許浦塘便近可蹴乃率民濬之遂為永利于器志行
高絜買用世才歷三縣皆有實政其要歸於愷悌推
吏部考功主事弘治十三年火篩犯邊掠軍民榆林
城下支解二十餘人而守將閉門不出于器請先按
縱寇不擊者罪然後合軍進討又言會塞外荒饉寇
迫饑餒故南來剽竊非有深計遠謀我士馬芻茭久
已調集宜勅邊將偵其出入如寇掠延綏則甘涼之
兵出掠寧夏則大同之兵出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
備乘間抵隙犁其巢穴寧患不得志哉兵部尚書馬
文升善其言下之邊將時孝宗大開言路于器數有

建白最後又陳二十事多見施行孝宗崩方營泰陵子器言下有水石不可用遂下詔獄南京御史貢安甫等爭論救乃復官正德初歷驗封郎中時劉瑾盡逐諸翰林內閣有欲以子器補之者亟上書辭乃已尚書張綵媚瑾言部籍多浥損請盡輸之內府瑾喜命徙貯千步廊獨子器爭之自是累朝典制不可復稽惟驗封考功二司以子器故猶存二三焉尋出為湖廣參議與平郴桂山賊賚銀幣再遷河南右參政聞流賊方渡河而南急赴商縣城守已策賊必犯汝州復馳赴之賊果至晝夜厲士民乘城賊乃引去歷左

右布政使卒官雲漢嘗領順天鄉薦治沅江以寬簡稱既歸囊篋蕭然惟故田二十五畝因自號餘夫然境不任耕時至斷炊日停午妻進麥粥輙啜粥行吟如故竟壽考以終

桑文字從簡臨海人弘治六年由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行人久之進司副疏陳勤問學正心術納忠諫收遺賢禮大臣擇守令簡宮僚慎貢舉八事正德初歷刑部郎中劉瑾羅織朝臣治獄者一不當意輙得禍文謹守律令無所出入瑾亦無以害歷貴州陝西副使皆督學校文素優經術親為講授士咸以為

得師移河南左參政將中原民物蕭條而帝方事巡遊征調日急遂引疾歸嘉靖八年吏部舉天下遺賢有詔起文竟不出先是為郎中時吏部尚書楊一清知文邀一見將用之江西文不往乃得貴州及自陝入覲嬖倖錢寧孫安廖鵬俱請見文並謝却之生平持廉不苟取予再居憂皆假室以處至是惟日督教子姓及里中後進多因以成就弟禮弘治中進士仕至福建僉事武正德中進士官御史嘉靖初論迎立功大臣中官拜爵廕子者數十人武極言不可尚書林俊以執奏被詰武抗章諫曰陛下召番字於南起

林俊於野寄以命德討罪之權中外鼓舞咸稱得人乃張璉一衛士耳敢侵凌部官宇言之而不從李陽鳳一役夫耳得牽制法司俊言之而見讓此何為也國體攸繫不可不慎報聞雷擊觀星臺又上言近日以来敕自中出政府不得贊其詞政以私行六曹不得盡其職待臣之禮久衰納諫之心愈怠經筵屢罷禱祀頻興上天示異端在於此不報後坐事降邳州判官終禮部員外郎禮子鳴春由鄉舉仕為刑部員外郎鳴夏嘉靖中進士歷左中允鳴雷出後伯父文嘉靖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終南京禮部尚

壽

鄒賢字恢才安福人為諸生窮經篤道督學黃仲昭雅重之一日謂賢曰孔顏語終日而論語止載二條何也賢曰問仁天德也問為邦王道也此內聖外王之學聖人之精蘊盡矣仲昭稱善登弘治九年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十五年應詔陳六事其一言近見刑官凡夫執奸夫奸婦毆殺者比罪人已執而擅殺之律絞夫奸而殺之義也名雖擅殺情固可矜謂宜比夜無故入人家已執而擅殺者律庶乎情罪協中廷議是之著為令既又言文廟配享顏子曾子子思

實子先父食宜更定十八年又應詔陳憲綱律例七事中言律五刑贖罪各贖錢若干是國初以錢估貫非專以鈔估貫也後鈔日輕往時估鈔千文為貫者今則千文估八十貫矣故同一監守自盜也往時盜錢千文止杖八十今則盜五百文遂得斬同一常人為盜也往時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何輕重懸絕如是夫監守盜銀五錢亦斬五十兩亦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罪當刑乎必取錢鈔相兼估貫庶不失立法本意也時不能從歷福建僉事武平多山險為賊巢賢撫以恩信招

其賜從率知縣陳思誠擒斬賊首黃友勝及其黨百五十人又偕副使姚鏌參議鄭毅誠巨賊百餘級以疾告歸賢性寬洪率直不立機穽居家孝友過義敢為娶祭一循禮制士論稱之

李源字士達晉江人弘治末進士督通廣東不受贈遺還除戶部主事監臨清倉督倉中貴索與諸吏交關乾沒俾源方嚴為置酒設樂冀得源歡源但一舉杯而已中貴知不可動則令監司撓其權源具疏上聞并劾中貴事雖得解一時畏之及劉瑾竊政欲害源使辯餉遼東而故促其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源晝

夜行二百里如期報命瑾不能有所加源亦遂乞終養歸源至孝母性善怒又病痺源制為軟輿與婦共舁之游嬉室中以為娛源素有足疾不良於行女侍趨代之則曰吾非乏使欲服勞為小孝耳且吾自勝之無所苦也父母召客飲酒源必親奠爵下食屛息立楹間客皇恐不能當離席固辭乃退侍養五年母卒又十年父卒皆致哀毀免喪遂不出嘉靖中桂萼為吏部尚書起源南京文選郎中方獻夫代萼源同年生也尤重源推尚寶少卿皆不赴源自幼端重九容之教不學而能好學善屬文鄉舉後卒業國學有

盛名大學士楊廷和以禮請誨其子慎曰吾求士都下無如先生者源深感其意然不欲濡跡相門終辭不赴晚歲文益有名四方求者踵至尤好獎掖後進折節謙冲見者莫不自化與侍郎顧珀御史林瀚並以盛德重於鄉卒年七十二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性孝友父疾衣不解帶者月餘乃卒哀毀骨立喪葬遵家禮舉正德三年進士奔母喪毀慟數至隕絶以不獲奉終常忽忽若有失凡患足疾滄每自外歸必至寢省視事無巨細悉諮之起授南京工部主事事涉内府宦寺參主之人多倚以

乾沒滄清慎自將爬奸剔蠹無所撓財用工徒率減前額十五六分司儀真監龍江竹木雖豪貴無所假借然不為奇細商民咸德之忽得疾將瞑謂家人曰死後慎勿取材公家為吾累妻子遵其訓賣馬質屋殮之而歸滄天資近道樂善如饑渴嘗以鄉薦入南京國子監從祭酒章懋論學及官南都日益潛思六經及宋儒遺書既沒鄉人表其里門曰清修吉士滄同府受業章懋能篤志者有蘭谿董遵黃傅淩瀚東陽張大輪遵字道卿以歲貢生為南昌訓導蔡清邵寶相繼督學政皆聘主白鹿書院再遷江浦知縣精

心愛民厥政具舉乞近地便養忤上官謫之廣東感恩懇乞終養歸家貧所居風雨不敝然曲盡孝道楙楓山語錄遵所聞也傳字夢弼弘治初進士除江陰知縣用儒學為治興教勸農徵强梗惠良善時稱神明內召當行民奏留之尋入為御史未久以病歸病劇貧不能具藥餌從容賦詩而卒瀚字德容從楙受學最早燕居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中由鄉舉授泰寧教諭日與諸生講學秩滿遷周府紀善以正道廸王府中皆嚴憚之卒官大輪字用載正德九年進士歷刑部郎中遷建寧知府有酗酒弑兄者賄有

司久不決大輸至立正其罪時久旱即大雨移知常州省白糧耗費萬金以雜税抵武進宜興浮賦民深德焉遷福建副使終江西參政並以治行聞滄同縣又有應璋者字德夫亦學於懋懋舉黄榦真實心地刻苦工夫二語告之佩服不懈由歲貢生歷羅源教諭啓迪有方年九十卒學者稱東白先生

徐珪應城人弘治中爲刑部典吏有千户吳能者家貧以其女滿倉兒付張媼鬻之媼鬻於樂婦張氏而紿言周皇親家後再轉鬻於樂工袁璘時能已久沒有以告能妻聶氏者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

母久之聶氏與其子叔女以歸璘往贖不從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而璘語不遜哲笞之數日死女斷歸聶御史陳玉主事孔琦往驗璘屍既瘞矣璘妻求屍不得遂訴冤東廠中官楊鵬鞫之張妄稱女乃其妹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証其非聶氏女聶氏女前黨於周皇親鵬奏之下鎮撫司無異辭獄具坐哲爵等罪帝復下法司錦衣衛讞問乃索女皇親周彧家彧言無之獄相持久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

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姪嘗淫是女且以他事憾哲欲陷之令賈校尉者密屬女與其詞而執聶氏考掠使誣伏因妄稱刑官偏酷故勘致死無辜鎮撫司交相蒙蔽成其獄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法司畏懼東廠始終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且既知此女為聶氏所出則女誣其母罪不容誅而使擬之杖哲等皆無罪被誣而反加以徒一事之中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每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其間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為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

以為從令傍人抵罪者東廠一切不問惟任官校擅
施刑虐迫之誣伏刑官輙據辭擬罪縱使洞見其情
孰敢為無辜擅更一字者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職此
之故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并貫校尉及此
女於市諸鎮撫司官戍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
洗其冤聶氏淹繫久以罪人財產償其費則天意可
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
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
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
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廵捕官校

當無復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剖胆析肝直言至此顧一介微軀右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自度禍機必不能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陛下之手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骸骨歸則臣雖死無恨疏入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輕之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為民既而給事中龎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因禁日久人情不堪乞早為省釋且鞫是獄者皆府部大臣荷國厚恩居股肱之任何心何顏忍負

陛下乃於一樂婦之賤敢為欺蔽而不以實聞乎乃得寺杖滿倉兒送浣衣局晳給璘埋葬貲發為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薦珪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以所招盜魁何積玉復叛下珪獄尋得釋珪在贛積年終以平盜有功擢知州乞歸卒

論曰傳有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李森諸人能修名厲節有聞於時而徐珪一刀筆吏抗顏強諍於濁亂之際可不謂難乎方正德朝政出多門僉人雜進士君子洗柳下位猶兢兢自好不少貶損蓋孝宗之餘烈

尚未襄云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一百十三

舒芬 崔桐 黃鞏 陸震

夏良勝 萬潮 陳九川 張衍瑞 何遵 劉校

林公黼 姚繼巖 余廷瓚 徐鏊 李紹賢 張英 孟陽 唐軾 劉廷 詹瀚

劉槩 李惠 馮涇 王鑾 王翰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雁賦於知府祝瀚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衰疾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斧鉞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言等威

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不聽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谷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自至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

王宸濠久蓄異謀大臣陸完佞幸江彬錢寧輩皆私相締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臣馬汝驥曹嘉及應軫上疏曰古之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為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陛下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旻傳播四方

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之詔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騷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為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節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

輕騎漫遊哉疏既入陸完迎謂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且休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而出有頃良勝潮過芬托疾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至酌之酒曰匹夫不可奪志君輩可遂已乎其夕三人共宿芬所議定遂偕諸曹連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俱得罪命摽之出芬曰吾官此即死此耳竟謫福建市舶副提舉裹創就道世宗即位召復故官嘉靖三年春昭聖太后壽旦詔免諸命婦朝賀芬言前者興國太后令旦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

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
帝怒奪俸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
諫及張璁桂萼方獻夫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
編修王思羞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愼
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
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手神主立
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
絕學為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曆而尤精
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
氏謂儀禮為本周禮為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

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諡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汾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汾配倫云桐字來鳳揚州人鄉試第一與汾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南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為湖廣右參議累擢至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應軫汝翼自有傳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南巡詔下鞏念帝巡遊本江彬誘惑非直請誅彬

不可廼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之

明王尊人以言用其言而顧其身後世不然不用其
言反斥辱罵令則又不然臣僚有言及時政者左右
往往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
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
臣陛下亦何由知之哉臣願開廣言路勿罪其出位
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
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
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歎如此則誰為天子
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為

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
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為匹夫
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
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
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
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自視為何如主為
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
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即今江淮
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
幾何不流為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

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夫寧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冒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

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之人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漢臣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摇摇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

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輙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稿與鞏連署以進帝怒甚江彬又激之遂下二人詔獄復跪午門眾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跪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斥為民震遂死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

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為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保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塟天啓初追謚忠裕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德三年舉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通賂課誣民縣中當償者萬計所連及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鎮守中官歲徵貢絺為減其額增葺學舍居諸生躬為講授毀淫祠祀忠節縣有浮糧累民震稽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儲

毅待賑覲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盜
無敢入境因覽城七里外為土城十里周之上官以
為能他郡邑興事輒令震經理時發狼兵討賊所至
擾民震言於總制令毋聽檥舟官具糧糗以次續食
兵行肅然奉檄督捕永豐新淦洞賊以功受賞撫按
交章薦徵為兵部主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
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荊諸關又以論都御史彭澤
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尚書王瓊陸完乞歸不得孝貞
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數日復欲北出震抗
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群情惶惶

計道里之遠隔慮舍殮之後時既而陛下單騎倍道
衝雪還宮奔赴之急哭泣之哀百官有司莫不感愴
以為陛下前之蔽而令之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邊擬
巡遊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
十有二年矣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
周會之日正修德更新之時頗乃營宣府以為居繼
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之人君車馬遊畋之
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挈天下之大
器舉賞罰之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
無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武選員

外郎已偕黃鞏諫南巡遂下詔獄獄中日與鞏講易
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
既杖劇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吾
筆亂神不亂也遂卒方震等繫獄江彬必欲致之死
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為他囚親屬饋
父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子以母意讓體仁為漳州通
判有名世宗立贈震太常少卿予祭福王時追謚忠
定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侍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為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曰子
異日必為良臣當無有勝子者遂命名良勝正德二

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久之赴都值[illegible][illegible]臺諫其鄉人操銓柄或勸良勝往謁良勝不可授刑部主事調吏部文選進考功員外郎當流賊方熾條上用兵便宜及有詔南巡即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連署以進極言禍患且至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明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又明日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之軀習為嬉娛躍馬

搽弓捕魚玩獸還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膳飲
不調有數無擇誠非養生善道也況南方卑濕尤易
致疾望陛下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
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
安遠風暴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帝及諸倖臣
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輩震鏊詔獄芬及衍瑞等
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大學士楊廷和等疏救不
聽而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疏亦入帝益怒並
下詔獄俄令與良勝等六人亦跪闕下五日加梏拳
馬至晚仍繫獄其明日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又明

日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復連疏入俱下之詔獄亦桎拳跪如廷瓚等當是時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罪囚道旁觀者無不嘆息泣下而廷臣自内閣及尚書石珤外莫有言者諸嬖倖且揚揚意得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敢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而是時天連曀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斲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憤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数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即自剚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

刃縛送詔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庭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既既畢杖各三十謫居首者於外餘奪俸半歲再踰旬杖良勝等六人及廷贊欽大輅各五十餘三十人四十震鞏良勝謫九川除名他貶黜有差鞏戍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良勝既歸講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為文選郎中杜請謁抑僥倖振淹滯每於格外有所拔擢皆厭人心大禮議起數偕寮長力爭及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連章執不可由是為議禮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

科給事中陳洸上書自訟傅會張璁等議斥良勝與尚書宇等群結朋黨任情擠排遂謫良勝荼陵知州良勝奏蠲重賦加意教化所入薪俸悉納諸公庫及明倫大典成詔責前郎中良勝留持庶官釀禍特深黜為民先是良勝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具在其鄉人有怨良勝者上之朝以為訕謗且訐其他事詞連江西參政張懷建昌知府鄭源渙等數人獄成當杖贖而帝怒良勝不解璁萼等亦修郤竟以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於戍所穆宗立贈太常卿潮字汝信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

由寧國府推官入為儀制主事與谷良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副使久之遷叅政以忤權貴調廣西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績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尋授太常博士既削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為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詞奏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詔獄尚書席書為解忤旨切責而

是時張璁桂萼欲傾費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鑽宏製帶詞連兵部郎中張翺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翺等詔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帝不許給事中解一貫等言不逮士紳獨考掠九川等勢必誣服何以服人心帝以一貫等為私庇切責之獄成九川坐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還卒衍瑞字元承政人弘治末進士為清豐知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擇官吏部同官南通州姚繼巖同年生也當遷文選郎中言於主者而讓焉遂同署名疏同受杖衍瑞下獄謫

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尋卒贈太僕卿而
繼巖亦以選郎遷太常少卿伏闕爭太禮生平甘貧
約遠權勢及卒不能成喪龍太倉人見父昂傳鳳洛
陽人俸吳人叙九溪衛人大略莆田人山卿儀真人
皆由進士既廷杖鳳俸並謫府同知叙縣丞大略州
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召復故官鳳終副使
俸知府叙工部尚書大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山
卿廣西參政徐鑾者嘉定人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
師冒徐姓從其業為醫供事內殿既建言謫戍烏撒
世宗即位召還尋擢御醫時朝士多新貴不知鑾鑾

亦不言前事守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十求致仕尚書李默疏留之四歷六年考請禮部值同縣徐學謨為郎中引見尚書吳山山閱牘有諫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廟時徐先生耶何淹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聲言曰鏊雖老然少與舒狀元同患難為可敬耳又久之始遷院判自引歸卒年八十三鏊性耿介嘗嚴嵩父子用事鏊訟言於衆曰不見錢寧在武廟時乎上每切齒罵寧曰汝無恃我一日繫頸赴市曹吾不得庇汝今渠自謂終侍天子耶行及矣時同械繫者行人則陶滋已思明李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

王楙黃國用李儼滿銳劉儆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鄭鳳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皐蔡時悉謫兩京學正等官世宗立並召還而張英亦得贈官予祭授其弟雄都指揮僉事福王時追謚忠壯

何遵字孟循江寧　家貧父命之賈心厭之去為儒教授王道策以范滂母事遵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舉正德九年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從學及選臺諫獨引疾弗往曰我不可因人以進也授工部主事榷木荊

州多積羨下令稅自百金以下減三之一風濤敗貲者勿筭入筭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不私一錢帝將南巡以進香東嶽爲詞遵抗言淫祠無禆政亂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猝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亦隨萃指宸濠也諸奸佞皆私於宸濠見疏畏事洩遏弗進時黃鞏等已得罪遵乃偕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極言江彬怙權倡亂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三人願與同死帝怒下之詔獄復廷杖四十遵肢體盡裂越二日遂卒年三十四家貧僚友助

而殮之當遵草疏旹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
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無多言爲我謝
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死之日其父與家人墓祭
歸有鳥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或傳工部有以言
獲罪者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遵受杖死
者刑部主事鄆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玨與遵同死杖
下者陸震而外則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
鄱陽余廷瓚行人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
安陸劉槩祥符李惠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
偶不悅校輒長跪請罪俟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軾

槩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迎父就養卒於塗校奔赴
抱屍痛哭幾絕視面有塵以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
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被杖將死大呼曰校
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委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
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母
愧而父遂絕廷由貢士公黼字質夫父母喪三年蔬
粥不入內正德十二年與紹賢惠同舉進士諸曹諫
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日以危言恫喝聞者惴
惴以故户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獨大理闕
署懇諫請寬諸臣罪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時聞

暗中泣歎聲奮筆不顧校入獄黃輩與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公黼體羸竟不勝杖而卒廷瓚字伯獻與陽皆同遭舉進士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先是舒芬等之跪猶冠帶如常至廷瓚及公黼等則囚服梏拳若纍囚見者尤傷之紹賢字崇德嘗頌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倨然席班首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還纍見中官犹奴視之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爲行人久不遷或諷之曰爲

行人者貌三載不臺諫乎君何不一見當路陽退語人曰君子貴立身吾豈以官易身哉及是語諸僚比舉繫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效死父春前廵撫宣府有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壯人爭傳之軾字敬之為人閎與磊落善談論從父瀚字汝約與公鏞同舉進士時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軾死為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爭大禮再受杖每陰雨創痛曰吾無媿敬之地下足矣積官刑部侍郎槃字平甫惠字德卿尚書鉞之子世宗立贈遺校尚寳卿廷刑部主事公

黼廷贊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祭録一子入國學禍
王時追謚遵忠節校忠毅公黼忠恪廷瓚忠愍紹賢
忠端陽忠介軾忠絜憲忠毅槩忠質其以劉死猶後
者禮部員外郎慈谿馮涇驗封郎中應天王鑾行人
昌黎王翰涇字伯清與翰皆何遷同年進士涇以孝
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詔賜
米二十斛有司厚恤其家鑾字汝和劉校同年進士
試政吏部為尚書楊一清所知擢文選主事朝夕為
户自防人罕得見再遷驗封郎中被劾踰年卒翰亦
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當諸曹聯章迭諫江彬怒

甚陰爲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徹禁
掖帝亦爲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嘉靖初主事
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
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犯顏敢
諍視死如歸或考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郎中員外
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一
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
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
創懲章下吏部寢不行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論曰武宗畋遊無度權幸竊權亂亡之兆見矣南巡

議起谷輩震諸人連章極諫危苦激切難言者嬰罹禍譴而車駕遂不果出所繫天下安危豈小哉蓋是時宸濠久蓄逆謀偏賂左右嬖倖將以輕舟伏甲士迎駕江滸若非諸臣力爭禍變其可測乎作瑜之論臺諫善矣而其時大臣從容諷議廊廟之間者亦可愧也與